

著 石 漱 目 夏

枕 草

譯 若 沫 郭

1 9 3 0

845666

861.577
1063.4=2
1930
220

草

夏目漱石著

枕

郭沫若譯

上海
美書店
1930

譯者序

一

草枕好比一株美麗馥郁的花，開在東灣三島上，我現在大膽地把牠移植到中華大陸來，請國人欣賞。但美麗馥郁之花，是否因土質之不同，氣候之差異，來到中國而枯萎；是否因好尚之不同，趣味之懸殊，見擯於大睦的人士；這都很難逆料。但我因愛此花之美麗馥郁，所以便想貢之於同好，真正懂得此花之美而香者，只要有一人以上，移植者的力氣，已經不算白費；何況此花之知己，在號稱四萬萬人中，並不限定只有一人呢。

草枕是怎樣美麗而馥郁，讀者細讀，自會知道，譯者不必多所饒舌。現在只讓我們來看看最初栽培此花之夏目漱石是怎麼一個人，同時他爲甚麼要栽培這株與衆不同的異卉——草枕。

二

夏目先生是日本近代——明治大正年間——第一流的作家。名金之助，漱石是他的號。生於慶應三年正月五日，卒於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享年五十。

漱石生於二女三男之後，幼時並沒能享受到雙親之特別的慈愛。生來不久，便寄養於他家，不久又送於他家爲養子。漱石歸故家之時年七歲。復藉時年二十二歲。是年七月卒業於第一高等中學校豫科。升於本科。

正岡子規是日本近世的大俳句家，他於培養「作家夏目漱石」之上，

是必不可缺的人物。照春秋流的說法，如無正岡子規，竟也許沒有夏目漱石。漱石之得知正岡，正在此時。

漱石自大學畢業，即赴松山中學校爲教員。哥兒一作，即取材於松山中學校。從松山到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爲教授，時明治二十九年也。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奉命赴英倫留學。明治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自倫敦返日，辭五高教授而入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爲講師。漱石留學期間正岡子規亡故，子規所辦之俳諧雜誌子規，即由漱石接辦而使其一躍登文壇之傑作。我是貓，即陸續發表於子規之上，時明治三十八年也。三十九年四月發表哥兒於子規，同年九月發表草枕於新小說，而其反自然主義之旗幟乃大張。明治四十年四月辭一高與東京帝大講師而爲朝日新聞之文藝記者，其文學生活乃因以確定。三部作其後，門，三四郎及其他行人，道草，各篇均連載於朝日新聞。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逝世，時最後之傑作明

暗，只發表到第百八十八回而中斷，作家及讀者，均引爲最大之憾事也。

漱石的生平，大致如此，而其學養之豐富，實爲可驚。既對於中文有極深的根柢，對於禪學又有極厚的修養，既深得日本的短詩俳句的三昧，又掇得西洋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之精英，所以他的作品，是句句言之有物，同時又語語意趣橫生。

漱石以「表示放心，天真，餘裕」爲繪畫及文學之必須條件，而指摘拘泥小局爲現代藝術之大缺陷。這個多半是對當時日本文壇最有勢力之自然主義文藝而發。他的餘裕論，在草枕第一章上說過：

「戀愛很美滿罷？孝順是美德罷？忠君愛國也是很好的事罷？然而身當其境者，捲入利害之旋渦，不管是美滿的事，很好的事，都足以目眩心惑。因而詩在何處，自身是很難了解的。」

「爲了解這個，不立在有了解這餘裕的第三者的地位是不行的。惟有

立在第三者之地位上，看戲纔有趣，讀小說纔有趣。看戲覺得有趣的人，讀小說覺得有趣的人，都是把自己的利害，置之九霄雲外，只有在看與讀這個時間方是詩人。」

此外，漱石在高濱虛子之短篇集鵝頭之序文中，曾說道：

「世界很寬廣。在寬廣的世界上，有種種不同的住法。隨緣臨機地享受那種不同的住法，是餘裕。觀察也是餘裕。玩味也是餘裕。有此餘裕，則所生之事件及對於那事件之情緒，方爲人生。活潑潑地的人生。既有描寫之價值，亦有閱讀之價值。一樣可以成爲小說。……」

「品茶灌花也是餘裕。閒談說笑也是餘裕。繪畫彫刻消遣也是餘裕。釣魚唱謠曲，看戲曲，避暑，洗溫泉都是餘裕。只要日俄戰爭不永續，只要世間不是充滿了包爾克曼那樣的人，餘裕有的是。吾人除不得已外，便是喜此餘裕的人。所以從此餘裕生出來的材料，皆適於成小說。」

我們從上面可以窺見漱石之藝術觀的一斑。

三

這次要談到草枕了。

草枕是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之新小說之卷頭的美麗的裝飾品。三十九年是日本明治文學史上之大回轉期。三十五六年頃開始動搖的文藝思潮，於日俄戰爭之後，生了急激的大轉換，那便是自然主義之極盛。

原來自然主義之主張，發足於釀成近代思想之根本的物質的機械的人生觀；創作的態度，固執着客觀的描寫，其所標榜者則爲「真」之一字。極力主張如實之描寫，注全力闡明人物之內部生命及事件之人生的意義，描法力避技巧，而於材料之選擇，則與以多大之注意。其結果不得不走向以前開却了的方面。醜惡的人間性，暗鬱的下層人生，都成爲極好的素

材。於是世紀末的病的人間，精神衰弱風的時代病以及關於那些人事的所有的性的現象，都專門地描寫起來了。我們在這裏不暇批評自然主義之功過；我們只認清在日本，「不是自然主義便不是文藝」的自然主義之最盛期，便是明治三十九年發後便得了。當時田山花袋發表了「靈骨之描寫」的主張，接着又公開了他的出世作綿被；島崎藤村又大肆活躍，於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之間，發表了水彩畫家及破戒；而與自然主義派一脈相通的國木田獨步也以獨步集及運命兩短篇集而一躍爲時代之寵兒。在這樣的風潮之狂瀾期，色彩全然相異的草枕屹然公表於世了。其作意完全與自然主義立在相反之地位。漱石氏於三十九年十一月之文章世界上，曾披露此作之意見於記者。他說：

「我的草枕與普通之所謂小說，意見全然相反。只把一種感興——美的感興留於讀者之腦中便得了。以外無任何目的。所以既沒有『』也

沒有事件之發展。

「這裏所謂沒有事件之發展，是這個意思。在草枕中，一位存在着與衆不同的觀察見解的畫工，偶然與一美人邂逅，便來觀察她；這美人卽作中之中心人物，無論何時，都站在同樣的地方而不稍移動。畫工自前後左右種種方面來觀察她，只這些而已。中心人物不稍移動，當然事件也無從發展。若是普通的小說，主人公從甲地移至乙地於是便有了事件之發展。在這樣的時候，作者須立於第三者之地位，從側面觀察那事件之進展。但草枕則與這個正相反對，作中人物反來不動，而觀察的人則不住地動。所以覺得只有事件之發展方得稱爲小說的人，也許對於草枕不能懂。也許覺得草枕沒有趣味。然而那都沒大關係。我只要能留美感於讀者之腦中便滿足了。若草枕全然不能把此美感傳達給讀者，那便是失敗之作；若多多少少地能與讀者以美愚，則可以說是成功之作。

「再者有人非難我的作品，動輒陷於議論。但是我却要這樣幹。若因此而妨及我所想要奉呈給讀者的美感，自然不行；若反來可以助我達成此目的時，議論也好，甚麼也好，不是都沒關係麼？要之，卑污的事，不快愉的事，一切都避開，只把美感呈獻於讀者便得了。普通之小說，即使人玩味人生之真相的小說，固然很好；同時使人忘却人生之苦，與人以慰藉的小說，我以為也滿可以存在。我的草枕，自然屬於後者。」

我們聽了漱石的自白，便可以明瞭他此書之作意了。可是在這裏我們須要注意：作者並沒把書中之「非人情」作為最上之生活樣式。草枕發表以前，漱石於寄其友人畔柳都太郎氏書云：

「下期九月之新小說，將發表代表鄙人藝術觀及人生觀之一局部的小說，務望惠賜閱讀。但這並不是漱石全部的趣味意見，特預為聲明。」

又於發表後之十月二十六日，寄門下鈴木三重吉氏書云：

「只綺麗地美麗地生活，即所謂詩人的生活，究竟是生活意義之幾分之一，雖不得而知，但我想仍然是極少數罷。所以草枕那樣的主人公是不行的。那固然也好，但生存今之世界，想把自己的長處發展出來無論如何，非易卜生流不可。」

我們綜合漱石前後的談話，通信，可以知道他不過想藉此書與讀者以美感。然而並不非難「使人玩味人生之真相的小說，」只不過覺得「使人忘却人生之苦，與人以慰藉的小說」也「滿可以存在」而已。中國的讀者，也本此見解，以讀草枕如何？

十九年五月三日郭沫若序

目次

目次

一	春之山路·····	一
二	山嶺之茶店·····	一八
三	旅邸之一夜·····	二五
四	朝之旅邸·····	五四
五	理髮店·····	七四
六	春夕·····	九二
七	溫泉之煙·····	一〇八
八	茶席·····	一二〇

目次

九	小説誦讀……………	一三六
十	鏡池……………	一五二
十一	觀海寺……………	一七六
十二	春之丘……………	一八四
十三	川舟……………	二〇六

一 春山之路

一面登着山路，一面這樣想。

過重理智，則碰釘子；過重感情，則易同流合污；過重意志則不自由；總之人世不易住。

不易住的程度一高，便想移到易住的地方去。悟到任到何處都不易住的時候便有了詩，有了畫。

創造人世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乃是散居在對面三軒兩隣的平常人。

平常人創造的人世固不易住，別處也不見得有可以遷移的地方。若有，只有到非人的國度裏去。非人的國度，比較人世恐怕更不易住罷？

遷移不得的世界，越不易住，便越不得不多少使這不易住的世界寬綽一點；使短促的生命，在短時間內能够舒舒適適的。在這裏所謂詩人的天職便發現了；畫家的使命便下降了。各種的藝術家都是使人世悠閑，使人心豐潤的，所以可貴。

把不易住的煩惱，從不易住的世界擺脫開，把可感謝的世界映寫在目前的便是詩，便是畫。或者是音樂和彫刻。細說起來，不寫也可以。只注視目前，詩也生出來了，歌也湧出來了。不把着想的寫在紙上，胸裏也可以起瓊鏤之音。不把丹青向架上塗抹，心裏也自然映出五彩之絢爛。只要能在自己所住的世界這樣觀察，只要靈臺方寸之攝影機，能把澆漓濁濁之俗界，清明地攝取進來便得了。因此，無聲的詩人縱沒有一句，無色的畫

家縱沒有尺縑，但在能觀察人世這一點，解脫煩惱這一點，得出入清淨界這一點，並且在得在這純一無二之世界建立這一點，在掃蕩我利私慾的羈絆這一點——比千金之子，萬乘之君，以及所有的俗界之寵兒都幸福。

在人世住了二十年方知人世有居住之價值。二十五年，方悟到明暗一如表裏，太陽照到的地方，同時一定有陰影。三十年的今日，這樣地想——喜悅深時，憂愁亦愈深，快樂多時，苦痛亦更多。想把這個切開罷，身體便存在不住。想整理清楚罷，人生便無由以立。金錢是很要緊的，要緊的東西增多起來，睡覺也睡不穩罷？戀愛是很快活的，快活的戀愛成功了，未戀愛的過去，反來更可戀罷？閤僚之肩，負着數百萬人之足。脊梁上背着陳重的天下。不吃甘美的食物是很可惜的。吃得少了不飽。盡量飽餐後來反不快愉。

我的思想漂流到這裏時候，我的右足突然碰在不能坐的角石尖上，爲